

不会忘却的山歌

凤 章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封面题字
扉页设计
文内插图

陈乃祥
陈达林
尉天池
盖茂森
张闻彩

不会忘却的山歌

风章

•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9年8月第1版
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5,000册

书号：10100·321 定价：0.56元

目 录

信.....	1
入党介绍人.....	31
两个加油工.....	44
奇怪的嗜好.....	61
不会忘却的山歌.....	79
架长虹的人	106
夜访	123
传达	132
钓鱼	146
“喂！当心触电.....”	154
教授	161
小城记事	177
人民代表	189
后记	198

信

一

我爱人去世四个多年头了。四年多来，我每隔十多天时间，总要用我爱人平常写信的口吻，模仿她那一手工整、秀丽的字迹，给我自己和两个孩子写信。

这信大都是在孩子们熟睡以后动笔的。第二天清早，我跑到离家两站路远的邮局，把信投进邮筒。当天下午，这封信又通过邮递员的手送到我家里。第一个拿到信的，通常是为邮递员开门的我的小女儿铃铃。她只要看到信封上印有两只顽皮戏耍的小熊猫，便狂喜地喊起来：

“妈妈来信啦！妈妈来信啦！”

她挥舞着信，穿过小院，往屋里奔跑、跳跃、叫喊。

儿子康康，这时从屋里，或是从院里那棵葡萄架的茂密的绿荫中象小松鼠似地窜出来：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看，小熊猫！”

康康相信了。他和铃铃都知道，妈妈写信，喜欢用印着小熊猫图案的信封。为了使孩子相信是妈妈的来信，我特意选用这样的信封。

“给我，我念给奶奶听。”

康康欢天喜地从妹妹手上夺过信，扭头便往里屋找奶奶。铃铃开心得又是蹦又是跳地跟着。

我爱人去世那年，铃铃只有五岁，康康不足七周岁，还没有进小学。但康康曾在幼儿园大班呆过，已经认识三、四百个字。我不在家，数他文化高，识字多，当然只有他有权力读信。

奶奶耳朵不太灵，康康怕奶奶听不清，常常提高嗓子大声念。信上好多字他不识，念得结结巴巴的，屋里院里响彻着他清晰圆润的童音。不时还夹着铃铃的天真、快乐的笑声。

逢到孩子们接到“妈妈”的信，奶奶就显得心绪不宁。康康念信念得越起劲，她越是仓惶不安。她虽然装着认真谛听的样子，在孩子的笑脸前面，她那满是皱褶的脸上也闪出一丝勉强的僵硬的笑意，可不一会，就控制不住了，别转头，偷偷地、快速地擦去泉涌而出的泪水。

“奶奶，你怎么啦？”康康瞪着乌溜溜的大眼吃惊地问。

“奶奶的风火眼发了。嗨，奶奶这双眼哪，碰到风就要淌眼泪。”我母亲慌忙掩饰说。

铃铃听了，赶忙蹬蹬蹬地跑到窗前，爬上凳子，踮起脚尖，费劲地把窗户关上。

“不让风吹进来，奶奶的风火眼就不淌眼泪了。”铃铃颇为相信她的办法。“哥哥，快念妈妈的信吧！”

等到康康碰到一连串生字，念不下去的时候，我母亲又趁机说：“康康，你斗大字识不到一箩，还是等你爸爸回来念吧。”老人说着便躲开了。她不是躲到厨房里烧饭，便是到院子里把自来水龙头开得哗哗响——打水洗衣服。

当我下班回家，刚踏进院门，康康和铃铃就向我飞奔过来，告诉我这个大喜讯：“妈妈来信了。”仿佛嫌我走得太慢，一人拉着我只手膀，往屋里拖。我还没有打开信，他们又把奶奶拉来了。

“爸爸，快念，快念！”孩子们仰着脸，四只乌溜溜、圆滚滚、

清澈澈的大眼，直盯着我，盯着我手上的那封信，眼里涌着幸福和喜悦！

我忍住心里的剧痛，装成很高兴的样子，一本正经地读着上一天夜里我费尽心思编造的这封信，这封把我爱人的字迹和口吻模仿得十分逼真的信，这封用我自己的手写成又寄给我自己的信。

孩子们着迷似的听着，一遍二遍，有时还缠着我读第三遍。读完，还不住地问这问那。他们问妈妈出差的那个城市在哪个省？到那里乘火车要走几天？乘飞机要多少小时？问那里有没有象我们这里那么多好玩的地方？有没有高高的山？爬到山顶上能不能看到大江？有没有十三层高的宝塔？还问那里有没有养着会说话鸟儿的动物园？动物园里有没有大熊猫……

但最难答的问题还是这样的问题：“妈妈怎么老是不说她在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我用极大的力量，控制住自己，不让眼泪流出。我轻轻地抚摩着孩子的头，强笑说：

“你们两个傻孩子呀，妈妈信上不是说啦，她还要到其他地方去吗？她还要到很多很远的地方去替学校图书馆买书哩！”

铃铃象个小大人似地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：“那还要多长时间呀！”

我知道，铃铃在想妈妈呵！有几次，半夜里，我被铃铃“妈妈妈妈”的喊声惊醒。我连忙拉亮电灯，却见她睡得正熟。圆胖、绯红的脸颊上，荡漾着幸福的微笑，就象两朵正在开放的花朵。铃铃该又梦见妈妈了吧？是妈妈在给她讲雷锋叔叔的故事吧？铃铃听妈妈讲故事的时候总是荡漾着这样的微笑。

“铃铃呀，妈妈是有任务呵！”我继续哄骗孩子，“妈妈这次出差，要买的都是古今中外最好最好的书，这种书非常非常宝贵，

也非常非常少，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寻访、搜集，这样妈妈在外面时间就要很长很长。为了让学校的老师、同学读到好书，增加知识，妈妈这个工作很光荣。铃铃，你支持妈妈这个工作吗？”

“支持！”铃铃昂起小脖子说。但马上声音又低下来。“铃铃想妈妈，放在心里想。”铃铃把小手在心口上拍了拍。

我疼爱地安慰孩子：“好，乖孩子！妈妈要你们不要想她，她在外面很好。妈妈要你们在家听奶奶的话，帮奶奶做事。”

康康大声说：“我听奶奶话。我还帮奶奶在院里种菜。”

铃铃也提高声音说：“我也听奶奶的话。我还帮奶奶洗衣服哩。”

在我读信的时候，在我和孩子对话的时候，我看到我母亲的脸色越来越惨白，看得出她在竭力撑持着，不使悲痛把她扑倒。然而她终于撑持不住了，伏下头擦泪。

“奶奶的风火眼又发了。”康康叫道。

铃铃看看关得严实的窗户，奇怪地说：“我不让风吹奶奶的眼睛，我已经把风关在外面啦，怎么奶奶的眼睛还在淌眼泪？”

康康说：“不让风进来有什么用？只要一念妈妈的信，奶奶就要发风火眼的。”

“你奶奶年纪大了。”我忙打掩护说，“铃铃，快扶奶奶到床上去躺一会。”

每次接到这样的信，两个孩子总象过节一样，要快活几天；然后又象巴望节日来临似的，巴望妈妈下一封来信。

然而，他们怎么也不会知道，这些带给他们欢乐的信，是他们的爸爸蘸着泪水，蘸着心里流淌的鲜血写的。他们怎么也不会知道，写这封信的时候，爸爸的手是如何的颤抖，每一句，每一字，象火红的烙铁一样，如何炙烫着爸爸的肺腑心胸。他们怎么也不会知道，每一封这样的信，给他们年迈的奶奶带来

多大的撕心裂肠的痛楚！

有一次，我母亲几乎是哀求地对我说：

“诚良，你以后别写这种信了。这是苦刑！我实在受不了啦！”

我望着近来一下衰老得脊背佝偻起来的母亲，心疼万分。老人和我一道在受苦刑呵！这是一种压在心灵深处的苦刑，一种折磨活着的人的灵魂的苦刑，一种比压在肉体上使人肉绽骨折的刑具还要痛楚无数倍的苦刑！

我发誓再也不写这样的信了，我责怪自己，我恨自己，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想起编造这样的信！告诉孩子吧，他们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；他们接到的信，不是妈妈写的，统统是爸爸的谎言；告诉孩子，把什么都告诉孩子！

但是，能告诉孩子，妈妈是怎么死的吗？能告诉孩子，在他们学语时教他们第一句话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妈妈，竟是“反革命”吗？能听任击顶的轰雷，击打刚出土的幼芽吗？……不，我还得写信，还得编造，还得给孩子读我自己写给自己的信。

二

每当我编造这种荒唐而奇特的信，这种满是谎言的信，我就手颤，就心疼，我就想起开头写第一封信时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情景。残酷的刑具，就是那个时候套在我和我年迈母亲的心头上的。

我和我爱人，一直分在两地工作。我在本市（金城市）教育局搞机关行政工作，我爱人在省城一所大学图书馆里担任图书资料管理员。那时候，我们全家不住在这里，而是住在省城，住在我爱人学校的家属宿舍大院子里。从金城市到省城，只有半天的火车路程，逢到节日假期，我总是买一张往返车票，回省

城和家人团聚。

一九七二年五月初，我刚从家里度过五一国际劳动节，返回金城市不到三天，突然接到我爱人死亡的通知。是她学校打来的电报。一个震天的炸雷，一个惊魂的霹雳，几乎把我震昏过去。我昏昏沉沉模模糊糊地，不知怎么到的车站，怎么买的车票，怎么上的车。直到开车两个多小时，我才慢慢地醒悟过来。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份电报，“你妻自杀身死”，几个字赫然在目。我使劲地擦了擦眼，看到的仍是这几个刀尖似的字。她，她是死了，她真的死了！这不是恶梦！不是恶梦！然而，我怎么也无法把她和死亡联在一起，无法把她和电报里的内容联在一起。

我眼前的那封电报渐渐地模糊了，消失了，又渐渐地浮起一个极其熟悉的可爱的身影。呵，是她，是她，是她的面庞，她的身姿，她的声音笑语……

她是个胸襟开阔、性格爽朗的人。她到哪里，你老远就会听到她的讲话声，笑声。她讲起话来叽叽呱呱，笑起来无拘无束。记得在大学读书时，班上同学都叫她“小喜鹊”；又因她心直口快，看到不合理的事，喜欢提意见，而且不留情面，同学们又叫她“小马蜂”。也许由于她那“小喜鹊”和“小马蜂”的性格在她的身上如此完美的统一，我才在全班二十多个女同学中独独爱上了她，拚命地追求她。

她的这种性格，直到她生下康康和铃铃，做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以后还没有改变。

她工作能干、泼辣，处事豁达大度，象个男子汉；在家里，对丈夫对孩子的体贴入微，感情的细腻、浓郁，则又是个道地的女人。

铃铃头上的蝴蝶结，在幼儿园里是最漂亮的，那是因为她亲手在粉红色的彩缎上绣了两只栩栩如生的大蝴蝶；康康身上

轮换的几件小上装，曾引起幼儿园的阿姨和小朋友的家长们啧啧称赞，那是她自己精心剪裁和在缝纫机上缝制的。我一个人在外地，虽然是单身汉，可是我的衣着(单、夹、棉、毛)在所有同事中，包括那些当地有家的同事中，是最齐全、最整洁的。那是她在我假日回家的短短日子里料理、准备的。

她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(也许因她在图书馆工作，看书多的原故)，两个孩子见她简直着了迷。从天上，到地下；从空中飞的，到水里游的；从七十二变的孙猴子，到无所不能的天神天将，她讲得有声有色。现实生活中的故事，她讲得最多的是《刘胡兰的故事》，《黄继光的故事》，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》，还有《半夜鸡叫》、《雷锋的故事》……连我那六十多岁的母亲也听迷了。讲到感人处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屋内寂静无声，只听见她那充满着感情的语调在回响。当讲到有趣的地方，她能叫人笑得弯腰，叫孩子笑得蹦跳，叫我母亲笑得直擦泪水，她自己也扬声大笑。这时候，她完全是做学生时的那个“小喜鹊”；这时候，她就不象孩子的妈妈了，她倒象他们的小姐姐。

我假期回家，听到最多的，常常就是这样的笑声……

俗话说：“牙齿跟舌头还要打架。”可是我俩却没有闹过别扭。

只有一次，我单方面生过她一回气。

那时，我们刚生第一个孩子康康不久，我请探亲假在家。有一晚，她九点多钟还未回家。孩子要吃奶，饿得哭叫不停。正巧我母亲又生病在床，我抱着啼哭的孩子，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急得没法，我只好请隔壁邻居替我到学校找她。一会邻居回来说，学校老传达讲，她在八点半钟开完会就回家了。她到哪里去了呢？这里虽然偏僻，但我们宿舍离学校还不到一千公尺，夜晚路上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可她没有回来，叫人真急。

孩子哭得越来越厉害，声音都嘶哑了。我灌糖水给他吃，给他含假奶头都不行，还是啼哭不止。我抱着孩子唱着、哼着、摇晃着，在屋里来回兜圈子。孩子哭得我心慌，急得我满头大汗。可是她到十点，到十一点，还没有回来。天哪，等她到家的时候，已快午夜十二点，孩子已经哭不出声来了。她满面通红满头汗，气喘吁吁，急忙把孩子接过去，给孩子喂奶。嘴里轻轻说：“好康康，妈妈把你饿坏了，妈妈把你饿坏了。”我真的发火了，几乎是向她咆哮说：“你到哪里去的？你想把孩子饿死？”她看我那副气急败坏狼狈不堪的样子，抿嘴一笑。我就更火了：“亏你还笑得出来！”她仍然笑咪咪地柔声说：“今晚叫你吃苦了。不过，我有急事呵！”原来晚上她从学校回家，经过僻静的巷口，看到一个农村打扮的老奶奶在惊慌地啼哭，再一看，地上放着几个包袱，包袱旁边躺着一个老头。在路灯光下，只见老头双目紧闭，牙关紧咬，嘴里直喷白沫。她一问，知道是从山东农村到这里来找儿子探亲的。儿子在部队工作。他们下火车天就黑了，走到这里，老头发病昏倒。那老奶奶说，老头有心脏病。心脏病可危险呵！这时，正巧有个小伙子拖一辆空板车从巷口经过。她连忙和小伙子商量，就把昏倒的老头和老奶奶一起拉到第一人民医院。经急诊检查，是心肌梗塞，需立即抢救。在整个抢救过程中，医生一直把她当作病人的家属。当病人苏醒过来，基本脱险时，医生才知道她和病人只不过是路遇。接着，她又替两位老人打电话找儿子。老奶奶对儿子的部队代号、地址说不清楚，她请查号台查了二十多个电话号码，才找到老人的儿子。等那位驻军部队里的营长赶到医院看父母时，她这才感到乳房胀得疼，自己的孩子要饿坏了。她是跑步赶回来的。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的火气早就给吹到东洋大海。刚刚由于抱孩子弄得精疲力竭而引起的不满、牢骚，也扫得一干二净。我

反而心疼她，担心她累坏了。我埋怨地说：“你呀，为了别人的事，就想不到自己了。”她用一只手把孩子紧裹在怀里，腾出另一只手，指指玻璃台板下面压的一张纸说：“我一想起这几句话，就嫌自己想得多了。”

原来那张纸上抄录的是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：

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，
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，
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，
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。

孩子嘴里还裹含着奶头，但已在她怀里熟睡了。她用肩膀轻轻撞了我一下，乜着眼对我笑道：“不生气了吧？”我笑着再看看玻璃板，感到她抄录总理题词的工整而秀丽的字，特别美，她那乜着眼睛含笑的脸，也特别美！

……她那乜着看我的深情的眼睛，她那丰腴的绯红的含笑的脸，渐渐地，渐渐地，隐在一层云雾里，模糊了，消失了……我突然脸颊上有股凉意。呵，泪水，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充满了我的眼睛，并顺着脸颊流下来了。我怕被临座的旅客看到，急忙转过头，掏出手帕擦泪。我的眼睛又变得清晰起来，我眼里又浮起了她的笑脸，那是一张带点调皮的笑脸。五天前我回家，迎接我的正是这样的笑脸。

那是五一劳动节前夕，我到家已近午夜。我看到我家卧室里的灯光，看到投在蓝布窗帘上的我熟悉的半身剪影，我知道她没有睡。她是在窗前的书桌上看书，还是在为孩子裁剪新衣？

我用钥匙轻轻地开了门，轻轻地走进卧室，想叫她来个出乎意外。谁知她听到一点声息，早从桌边敏捷地站起来，毫不惊讶地笑盈盈地从我手中接过旅行包。我说：“你怎么还没有睡？”她头一歪，脸上带着调皮的笑，说：“我晓得你老先生肯定会赶回来

过节，特地迎候你嘛！”我心里不禁涌起一阵甜丝丝的感觉。我又问：“孩子接回来啦？”她笑道：“过节还不接回来？两个小家伙晚上一个劲儿地嚷着要等爸爸回来，不肯去睡，可是嚷着嚷着，两对小眼皮直打架就呼呼睡着了。现在和奶奶一起，睡得正香哩！”

我略作漱洗以后，说：“你也早该睡了。干嘛熬着瞌睡等我？真是小傻瓜！”她的脸微微一红，马上逞强地说：“我才不傻。说实在，我一方面等你，一方面工作哩。”我这才看到桌上堆了不少象扑克牌大小的卡片，还有几本账册一样的厚本子。她告诉我，她在登记卡片。为了在五一节以后向老师、同学正式开放图书馆，他们这半月来一直忙着整理图书，登记卡片。“几年不往外借书了，哪象大学里的图书馆？真不象话！”她不满地说。“这次争取图书馆开放，可不容易哩。我们馆里工作人员和老师、同学多次向上面提意见，还贴了大字报，据理力争，校革会邱副主任才勉强答应部分开放。”说着，她叹了口气：“就是全部开放，书也不多了。我们原有二十万册藏书，现在剩下不到五万册。那十五万册书，还有解放后十多年来剪贴的三千多册资料，全部在那次武斗中烧毁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双眉紧拧，脸色沉郁，含着愠怒。看得出，她的心底似在隐隐作痛。我知道，她说的那是一次全市性的武斗，简直象一场炮火连天的战争。她的学校里，轰倒了一座教学大楼，烧毁了实验室和图书馆。我听说，她为了学校遭劫，大部分图书烧毁，曾哭过。她对那些煽动武斗的坏家伙恨得咬牙。现在一提起这件事，她还是很气愤。我安慰她说：“书已烧了，有什么办法？只好今后把损失的书补齐吧！”她痛恨地说：“怎么补得齐呵！好多书现在不出版了。特别有很多古今中外名著，到哪里去找？还有那些资料，都是我们十多年来不分寒冬暑夏一天天剪贴积累起来的，又怎么补？那

一次，幸亏我们的老书记唐毅同志——那时他还在‘牛棚’里，现在在五七干校还未完全解放——冒着生命危险，组织我们从大火燃烧的房子里把书抢救出来。要不，连现在这五万册书也化成灰了。”

我不禁愤慨地说：“那些搞武斗的人，是犯罪！”

她却沉静地说：“我恨武斗，恨那些搞武斗的人，不过，我现在想，最可恶的人，还是那些煽动武斗的家伙，他们是罪魁祸首。诚良，我认为‘文攻武卫’口号是反动的，是煽动武斗、煽动人们犯罪的口号。”

她看到我很吃惊，接着说下去：“毛主席号召大家‘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’，有人却要大家‘文攻武卫’。这个‘文攻武卫’口号出来没两天，各地方大规模的武斗就一个接一个发生了。这口号还不够反动吗？”

我小心地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别闯祸呀，你晓得这口号是谁提的吗？”

“怎么不晓得？是她，江青。”她毫无顾忌地说。

“这就是啦！她提的口号，谁敢碰呵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碰了一下。上星期在学习小组会上，我就说过这个‘文攻武卫’口号是反动的。前天在学校行政工作人员的学习交流会上，我又说过这个话。好多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：“啊呀，你怎么竟在大会上说啦！你呀，不要命啦……”

“我要真理！”她掠一掠整齐秀美的头发，毫无畏惧地说：“他们明明在反对毛主席，明明在破坏搞乱文化大革命，还不让人家说话。我实在气不过，我要说。”

她那“小马蜂”的脾气又来了。我可急得心里忐忑不安，直抓头。

她望着我笑道：“看你吓得这个样子。你这个人哪，就是这么畏畏缩缩。我看我也插不了多大漏子，我只批了‘文攻武卫’口号，我又没有提她的名。”

我稍许缓了口气，笑着说：“我的‘小马蜂’哎，你什么都可以刺，可别往老虎头上刺呵！好啦好啦！不谈这些啦。还是谈谈明天怎么过节吧！”

她一下又变得温柔起来：“诚良，我给你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菜哩。我买了一只大蹄膀，让妈妈给你烧了个冰糖扒蹄；杀了两只半斤重的公鸡，准备明天现炒童子鸡；我还买了一条青鱼，亲手给你做了油爆鱼。这些都是你最喜欢吃的，满意了吧？”我心里又暖又甜，故意给她来了个外交辞令：“鄙人对阁下表示衷心的感谢！”她笑着在我的肩膀上敲了一下：“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还有话哩。明天，你一个人带孩子去玩吧，本人不奉陪了。”我奇怪地问：“为啥？”她指指桌上的一摊东西：“为了工作。我得把这些卡片都登记上册。”我说：“你就不能过了假期再干？”她点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呀你呀，只想到自己。人家图书馆急等开放哩！怎么样？你不支持吗？”我想着她平常对工作那种火样的热情，想着她对图书馆能早日开放的那种狂喜的心情，我连连说：“支持！支持！”她高兴地说：“支持，你明天带孩子去动物园玩。他们早巴望五一节到动物园去看大熊猫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带着康康和铃铃去动物园。节日，动物园里游人特别拥挤，孩子们玩的劲头也特别大。我们看到了大熊猫顽皮的摔跤，看到了黑猩猩骑自行车表演，看到了大狗熊玩顶球；在禽鸟部，两个孩子尤其喜欢那些披着各种彩色羽毛婉转啾鸣的小鸟。他们还被会讲话的八哥吸引住了。康康和铃铃一句一句地引诱这种有着灵巧舌头的鸟儿讲话。康康喊：“你好！”鸟儿也喊：“你好”；铃铃问：“你吃过吗？”鸟儿也问：“你吃过吗？”惹得

周围的人哈哈大笑。两个孩子回到家后，手舞足蹈地向妈妈描绘他们在动物园里那些奇异的见闻。可是他们的妈妈还在埋头抄录登记卡片。她对孩子说：“快给奶奶说去，奶奶喜欢听哩！”孩子们便高兴地奔向奶奶。五一劳动节，她就这样一分不让地工作了一整天。

五月二日，为了让她集中精力工作，不使孩子打扰她，我又把孩子带上街玩了一圈。我给康康买了一册初级识字课本，给铃铃买了一本《看图识字》。两个孩子很爱书，回家来缠着我给新书包封面。封面包好，铃铃又闹着要一张毛主席像，贴在封面上。一时到哪儿去找可以贴在封面上的大小合适的毛主席像呢？铃铃见我没办法，便跑去缠她妈妈。“妈妈妈妈，铃铃的书上要贴毛主席像。”她抱住正在伏案工作的妈妈的腿子直摇直晃。我想把孩子拉过来，铃铃还是缠住妈妈不放。她只好丢下手上的工作，俯身对铃铃说：“铃铃爱毛主席，妈妈喜欢，妈妈想法给你贴毛主席像。”她那大眼睛闪了闪，办法来了。随手从桌上拿起一本作剪资料用的《红旗》杂志，那里面的文章都已剪贴了，只剩下印有毛主席彩色半身像的封面和光白无字的封底。她细心地从杂志封面上，剪了个圆圆的毛主席头像，真象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，端端正正地贴在铃铃的新书封面上，铃铃满意极了，拿起书，又跳又唱，“红太阳，放光芒，照到哪里哪里亮……”高高兴兴玩去了。我真佩服她和孩子打交道的本领。在孩子的心目中，她比我的威信高多了。

三号要上班，二号晚上我乘夜车动身。孩子和奶奶都睡了，她非要送我到公共汽车站。夜里人行道上静悄悄的，我们手拉着手走着。周围没人，可以胆大些，没人说我们资产阶级情调。她的手热乎乎、软绵绵的，到站我也没有舍得放开。虽说多年夫妻，但长期不在一起，分别总是留恋不舍。我轻轻抚摩她的

手说：“假期你也没有休息，累了吧？图书馆开放以后，好好歇歇吧！”她笑道：“那时候就更忙了。不过，这不算累。我觉得用劳动来欢度劳动节倒蛮有意思。”她反过来紧紧拉着我的手，乜着亮闪闪的大眼，深情地说：“这一次没有陪你玩，下次假日来家，一定跟你带孩子玩个痛快。”又贴着我耳朵轻声悄语道：“还象这样手牵着手。”我一转头，路灯光下，我看到她那张红扑扑的美丽的笑脸，带点羞意，带点调皮，我真想狠狠地吻她一下，汽车却来到了……

我眼前又腾起了一团雾，越来越浓，那带点羞意、带点调皮的笑脸，在朦胧的雾里，渐渐地模糊了，消失了，我脸颊上感到凉意。我本能地抬起手去擦泪水，手上拿的却不是手帕，而是那封刺心的电报。我浑身颤抖了，离别还不到三天，她竟死了，她竟自己死了！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个对生活满怀着美好的憧憬、对事业着迷样的热爱、对工作蜜蜂般勤恳的人，一个象水晶似的透明纯洁的人，突然间，竟丢下了心头肉的孩子，丢下情如胶漆的丈夫，丢下了全身心为之战斗的革命事业，自己死了！这可能吗？不，不，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我要追它个究竟！

火车到站了，我发狂似的扑向公共汽车，下了汽车，又发狂似的扑向她的学校。

接待我的是位姓薛的政工组组长。他脸上带着一脸僵冷的木然的表情，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。“请你先坐一下，校革会副主任马上就来。”他的话音未落，门口已站立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挺胸突肚架子很大的人，他仰着个短脖子走进来，大模大样地往藤圈椅上一坐。政工组长慌忙给我介绍：“这是邱副主任……”

“你来了，很好。”他的眼睛瞧着天花板说。吐出来的字象